

1981年，我陪老领导宋日昌（“文革”前副市长，劫难后复出，任市政协领导兼市书协主席）参加几个解放日报组织的活动，宋老跟我谈，他想请沪上几位以后必有发展、有影响的书家也参加。

虽然不相识，作为晚辈当然同意。其为高式熊、周慧珺、张森。一天下午在活动之前，我于宋老淮海西路（高安路与吴中路之间）寓中喝茶，上述三位相继进来。活动时间尚早，一时谈兴甚浓。我讲，本人小宋惭愧，受了牵连，外界讲小宋与老宋有何如何关系，其实是扯淡，受此冤屈，老宋应当向小宋有所安抚。

宋老为人爽朗，顿发大笑。当然当然，我写几句给小宋，那写什么呢？

我少不更事，随口说，刚从苏州采访回来，写张继的《枫桥夜泊》吧。

即兴挥毫，最忌字多，若三四个字了却，为最好。让老先生当场运笔写一首诗，真是劳累。

那时纯真，老宋欣然。于是，高式熊磨墨，周慧珺展纸，张森呈笔。本人呶呶诵诗。书作毕，厅宇之内，

琴心剑胆周慧珺

本原

一片喝彩，鼓掌！四十出头的中青年书家的周慧珺跟我讲：诗歌、书法意境相融，实在太好，我要好好学习！言语时，眼神真诚亦坚毅。

此书作，在我主卧室挂了五年。也因此，周慧珺苦写、大写《枫桥夜泊》，中日青年文化交流活动时，因其书法作品大受欢迎，获评非凡，居然一夜之间，慧珺先生写就数十幅《枫桥夜泊》，赠与日本青年文化代表，让代表团众人动容、泪目。

数十年，转瞬之间。一次晚宴，我与周慧珺同席，谈及前天在玉佛寺，觉醒大和尚引我至大殿旁室，观读周慧珺书抄《金刚经》。

人家不知就里，问我感觉如何，我很是高兴，读作品两遍，心中一震。其沉稳端庄、坚定、独特，秀于外，敛于内，书作有异彩。我笑笑，一时无语，只是一片声言好。因为是老朋友，周慧珺听至此按捺不住，紧盯着问，那你到底是什么感觉？！

我卖了关子。周先生你若先喝

三杯，我一定具体讲。年岁已长，平素不太喝酒的，大约为几十年前的相识所感，居然于一筷之间，自说自话，连喝三杯白酒！

我大骇，亦大悦。说，读了你三十多年的书作，我有感，但仅八个字。“琴心剑胆，英雄气概！”顿时满座热烈，其带来陪同的也是书家的中年女助手霍地站起来使劲鼓掌，众人皆为感染，也附和。周慧珺几乎是同时，撑着桌子，强撑残疾腿脚，半佝着起立，拿杯要求斟酒，又是行云流水般，饮下三杯白酒。

岂能延迟？我亦托杯同乐，此举者不少，印象深者，时任文汇报副总编辑陈启伟也豪放了一把。

现时，慧珺先生驾鹤西去，复归道山。念及体魄上有疾的一纤纤弱女子，竟六十多年之奋斗，成中国书坛一标杆，为弘扬中华文化竭尽全力，硕果累累，而独成以笔为剑、仗剑天下之势，真是完美演绎“琴心剑胆，英雄气概”！壮哉，美哉！

是为祭。
辛丑十一月二十五子时

疏野

唐子农

枝桃花，风吹桃树，树枝晃动，碰到了我的窗户。枝头的桃花含苞待放，露水在花蕾上闪动，早霞照在花枝上，一片玫瑰色的殷红……”

感谢诗人的生花妙笔给我们捎来一片生机，花开如在眼前。

如今的都市大多是物质丰盈，反有构成了对精神的侵蚀的危机，吾也常人瓮中。时作些精神上的逃离是必须的，对我而言，诗画的精神价值，正在于此。

赋闲如我，生活庸常，每和衣倒头而睡，偶有半夜梦忆起少时宁静的乡间光景。时而清晰，时

而残存，似断似连，如同那斑驳的水墨卷轴，散发着一股迷离的乡愁。

醒来茫然间提笔漫写，却仍是画梦开始的地方。笔下依旧还是那村口的老梅，篱下的野花，池塘的荷花……自娱的乐趣是纵意挥洒，从有形至变形，一张又一张，画纸狼藉一地。

渐觉淋漓的水墨拂去了尘封，破空而出的野拙笔触，蓦然间唤醒了那久违的疏野。

杂草

政伟

杂草丛生，野火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。说来难以置信，很少有人知道这杂草是怎么长出来的，杂草的种子又是怎么到土壤里去的。没有人会细究这一点，更不会有人对此津津乐道。人讲的都是因和缘，不除因，只除缘，问题永远不会解决。

冰城的冬天毕竟是冬天。然而不然，前几日堂堂的雪国竟然冬雨缠绵，有的地方甚至还下起了哗哗宏响的中雨，街上的行人，冬装雨伞，完全没了冬季的气象。难道是童话中的红鼻子哥哥和蓝鼻子弟弟喝醉了吗？

忽焉一日，天空居然飘起了柔曼的小雪，浅浅的西风也随即走起。天寒好个冬啊。这样难得的气象决计出去走一走。可去哪里好呢？想来想去，还是到雪城的老街中央大街走一走吧。疫情防控期间的羁绊已经多日没去那里了，既然在雪中想起它，那就是说咱心里还惦念着它呢。

下午4点，吾城的天就彻底黑了。今天的气温不算很低，仅仅零下9度，但感觉格外地冷，可能是前几日暖风小雨之故。中央大街两侧辅街的停车场在苍茫的暮雪之中，生意显得有点冷清。刚把车泊好，管理员便走了过来。这一次与过去不同，管理员说，你交7块钱就可以随便停了。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

雪下得中央大街已经少了往日的热闹。街上的行人只有往日的一成，仿佛进入了时间隧道，又回到了70年代的城市光景。寥寥的行人之中，可以肯定地说，既没有从乡镇过来采购、消费的农户，也没有外地观光的旅客，多是

一些中老年人。我想，这些人大多都是本地人罢，似乎跟我一样，也是惦念着到这条街上，在小雪中走一走，享受一下天籁之泽。冰雪徜徉之间，但见中央大街两侧的大部分商家已关张，所有餐馆均不卖堂

沐雪徜徉者

阿成

食，但家家都有外卖的服务，这倒是很人性化的。其实，前来买外卖的人也是极少的，偶尔见快递小哥从那里一闪，又迅速地消失在迷茫的雪幕之中了。

我看到一家西餐厅卖俄式面包。在过去，到这家餐馆买大列巴是需要排队，但现在只有一两个人。我过去一问，那种大如脸盆的原味大面包已经卖光了（过去有一句顺口溜说，“哈尔滨的面包像锅盖，喝啤酒像灌溉……”），倒是有那种长方形的“枕头面包”。夫人说，对面那家西餐厅有大列巴。于是两个人便走了过去。这家西餐厅的外卖同样冷清，可能是外卖

以，玻璃柜里外卖的小食堆如山。在对方期待眼神下，买了样以为俄式的吃食。首先自然是那种俄式大列巴。这种硕大的俄式烤面包，在国内似乎只有哈尔滨最棒，很少添加各种香料、奶油之类，纯粹的原味面包。大约十年前，我曾在德国的柏林见过，顿感亲切，长相思兮勿相忘。这里卖的列巴圈几样子倒是怪怪的。先前的列巴圈儿都是少儿的食品，不很大，手镯似的。这里卖的列巴圈儿居然这么大，不妨买一袋尝尝。至于巴沙熏鱼，同样的形象，儿时曾在寄宿的苏联人办的红十字幼儿园里吃过，单是不知道眼前的熏鱼是否有同样的品质。说起来，哈尔滨人最爱的莫过于大马哈鱼了。这种命运悲怆的鱼至今菜市场里也有卖（它们不远万里从白令海峡游到黑龙江的乌苏里江，在它们的“蓝色墓场”那儿，抛下鱼籽

后便纷纷殉命了。周而复始，代代如是），我常会买一点生的大马哈鱼回来自己制作。至于那种酱红色包装的俄式香肠，前几年在俄罗斯贝加尔湖旁边的一家便利店倒是见过的，我站在那儿思想斗争了好久，以为价格不菲，便忍痛割爱了。但那绝对是货真价实，肠衣里包裹着的完全是上等

的精肉，与当今哈尔滨卖的香肠略有不同。哈尔滨的香肠自然也是俄式香肠，两者之间除了风格不同，味道则更偏重于中国人的口味了。不过，在俄罗斯斯的火车上，跟我喝没有酒精的“零号啤酒”的同行者，他居然买了这种肉肠。尝了几片，真的是非常好吃，故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。这次见到，就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根。营业员说，买送一。哇，真好。这次还买了烤鸡、藤椒肉肠、茶肠，等等。演绎当代驴友的一句话：“来一次说吃就吃的西餐”。想想自己一把年纪如此地爱吃，不禁哑然失笑。

回到寒舍，依样摆上餐桌，各款居然比预想的要好。虽说列巴圈儿大且蠢，似乎是集体农庄留着山羊胡子的伊万大叔，或者胖得像啤酒桶似的娜达莎大婶的烘焙，但它纯粹的俄式，居然还有点儿“恰巴塔”的味道。在其淡藕色的面皮上依稀可见细碎的、青翠的香草末——这分明是懂食客的面包师所为呀。吃的时候才发现买错香肠了，这是一种鸡肉肠，不过，里面的藤椒味儿很浓。这正中下怀。用我那句笑话说，“比不好吃强多了”。中国人真是聪明，用鸡肉做香肠，并归类到俄式风味，智慧呀。值得称道的是巴沙熏鱼，真的是地道的俄罗斯风味。

面对这样的食品，还是喝红酒或者从俄罗斯买回的沃德克吧。只是口急了，若是做一缶苏波汤，那就正点喽。

凡此种种不是俄味但胜似俄味，亦可聊慰晚餐者我。不亦悦乎。

诗三首

华振鹤

小酌
三两小味共君尝，
茶以为醪各引觞。
宾主尽欢成一醉，
楼前松下月华光。
偶染小恙，卧中闲听
鸟语，聊以小夜曲目之，戏为一绝

啁啾声里释烦疴，
不问黄禽意若何？
不去园中争暖树，
却来窗下学情歌？

八六自述
休言我是老衰身，
强作尘间有用人。
行止随心求得意，
诗书寄趣自销魂。
白头犹且生奇想，
青岛还将报再春。
诸事相看多未了，
尔今敢不打精神？



扫一扫，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安福路某处南眺（油画）

黄石

朴实的口袋和荣誉之间，形成了强烈反差。前不久，复旦院士提着布袋领回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的照片引起了热议。几乎在同时，我曾经写过的一处口袋广场也荣获了世界级建筑金奖。

把大奖装进口袋里，“永嘉路口袋广场”藏在徐汇天平路街道一隅。其建筑师庄慎评价为：我迄今为止设计的建筑中被使用得最好的一个。

永嘉路位于上海老城核心地区，周边分布着众多老住宅及旧改案例。街道的一站式社区综合服务体——天平邻里汇，其主院就是邬达克设计的老建筑。在原本过于密集的空间下，居民需要一个介于公共和私人领域间的活动场所。通过对当地原本存在消防隐患的两排旧里置换改造，口袋广场应运而生。

看似稀松平常的居民公共活动场所何以能够获此殊荣？同为建筑师的师兄曾说过的一句话在我脑海适时飘过：“人的价值一旦放进来，就可以倒过来影响这个环境。”

永嘉路口袋广场或许就具备这样

的气质。

每一个慵懒的午后，永嘉路口袋广场都是居民和宠物所共有的。他们三三两两地在空地上玩耍或休憩，享受着阳光带来的恩宠。而广场上随处搬移的渔夫椅，则是居民自筹来的。

“可以挪动椅子，跟着阳光跑。”协助打理广场同时也是这里一家咖啡店老板娘的小棋告诉我。说这话不久前，

她刚刚向居民发出“椅子不够了”的提醒，就得到了热心居民的赠予。口袋广场似乎成为了居民们社交和共有的一种体验环境，他们共同拥有，也共同维护它。就连广场上的宠物，也能分享居民和咖啡馆工作人员的友善——他们一起照顾、喂养它们。

曾经，一位日本的建筑师对北京胡同里居民共享的椅子感到过不解：“虽然椅子是居民废弃的，放在胡同里共用，但你不能搬走它。”流淌在中国

居民血液里的里弄情谊，似乎在口袋广场的渔夫椅上得到了相似的体现。事实上，不仅永嘉路口袋广场本身由城市旧地块置换更新而来，口袋广场深处的口袋咖啡也由一处旧工厂改造而来，并逐渐成为居民所渴望的城市肌理。

口袋广场深处的口袋咖啡通常很安静。和你坐下来一起喝咖啡的，常

常是穿着朴素来叙旧的居民，或者来谈事业的外籍友人。这和诸多网红咖啡馆的风格大相径庭。因为定位于居民服务，店里的食物和咖啡都以饱腹、平价为主，现烤的花生酱吐司简单但异常香甜，是我每次来的必点品。“有专门学过烘焙，但最终还是将拍板权交给了居民。”口袋咖啡的选品、店主、风格，似乎都将“融入居民生活”贯彻到底。老板娘小棋衣着朴素，一身棉麻的黑色连衣裙包到脚踝，而她

雇佣店员的标准也以人情味为首要考虑因素。

对于小棋而言，选择经营口袋咖啡店，也离不开人的要素。舍弃广告公司高薪选择沪漂开设咖啡馆，小棋却在首次创业时碰壁。“后来老客户帮忙牵线认识，来到了这里。”小棋说。而一旁的居民端着咖啡杯，对于小棋经营口袋咖啡这件事，评价为：因为责任。事实上，口袋咖啡的业务不仅仅是售卖咖啡和食物，广场的文创活动或日常维护，都是她工作的一部分。而这，或许也是小棋“报恩”的一种方式。

广场上偶尔会有一些博主带着摄像机来拍摄，这个时候不管是居民还是咖啡馆工作人员都会出面提醒。“媒体或者个人公益可以，但商业拍摄则需要经过许可才可以进行。”口袋广场，似乎已被视为公共的乐园。

十日谈

老建筑 新魅力

责编：徐婉青

走在桥上领略桥曾经的历史、观赏桥的景致，展望桥的未来。

